和平方舟

简平

去年底的时候，我接下了一个写作项目——长篇报告文学《和平方舟的孩子》，写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的故事。我选取从孩子的视角来展现这艘得到世界称誉的生命之舟、友谊之舟、和平之舟，并揭示和平方舟及其官兵对孩子的生命和精神成长的楷模意义。

我拉了一个需要采访的名单，提交东部战区海军政治工作部，请他们帮我联系我要采访的对象，其他的创作准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，我甚至开始去海军上海某基地深入生活。但没想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一切都中断了。

我想推迟这本书的写作，何况疫情当前，心事沉重，确实也静不下来。可是，当我知道我想采访的几位军医正义无反顾地逆向出征，奔赴湖北，驰援武汉时，我感受到一种勇气和力量。我想，我必须写下去，不仅写他们随和平方舟出征，还写他们在武汉冲锋陷阵，尽管地点不同，却是同样的战场。

我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的女军医郭妍保持联系。她参加过和平方舟“和谐使命—2017”任务，是这艘医院船上的第一位内分泌科医生。和平方舟在塞拉利昂开展免费义诊时，当地民众蜂拥而来，每天接诊数千人，医院船除了船上主平台，还在陆地上开辟野战诊所。由于塞拉利昂是埃博拉疫情的发源地和重灾区，而刚刚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又导致传染病及消化系统疾病高发，所以，指挥官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做好个人防护。虽然天气炎热，但郭妍从头到脚穿着全套迷彩服，戴着口罩和手套，冒着被感染的危险，在野战诊所出诊。那天，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看病，那小儿子躺在她身上背着的布兜里。郭妍忽然就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，他们都还小，女儿6岁，儿子才2岁，她很想念他们，但此刻，她把这份深厚的母爱给到了前来就诊的非洲孩子们。

郭妍抵达武汉后，直奔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。郭妍在感染一科，那真的就是与病毒激烈交锋的战区了。在她负责的危重患者中有一位72岁的吴老伯，她第一次穿着写有长海医院和自己姓名的防护服进入病房时，躺在床上的吴老伯就挣扎着欠起身来，向她敬了个礼。她强烈地感受到病人对自己的信赖和托付，她想，一定要竭尽全力，把病人从死神的手里抢夺回来。

吴老伯病情很重，发烧，干咳，气喘，乏力，血氧饱和度只有88%；更要命的是，他还患有多种基础疾病，不仅有高血压，心脏也不好，装有心脏起搏器。郭妍和她的团队悉心为吴老伯治疗，上高流量吸氧仪以提高血氧饱和度，使用托珠单抗疗法抑制炎症风暴，同时控制血压，跟进营养支持。吴老伯的病情一点一点地有了起色。那天，郭妍问吴老伯，为什么第一次看到她时会向她敬礼。吴老伯说，那是一个军礼，原来，他也曾是一名脑外科军医，而他的女儿受他影响，也做了医生，现在与郭妍一样，同样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。郭妍肃然起敬。

吴老伯终于击退病毒，挣脱了死神。经CT复查，他的肺部炎症已经吸收，血氧饱和指数正常，核酸检测三次均为阴性。出院的时候，吴老伯很激动，郭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。忽然，吴老伯指着郭妍穿着的防护服问：“你今天防护服上写的是什么呀？”郭妍这下笑了，她的防护服上写着：“安心妈妈”“宝荻妈妈”。安心是她的女儿，宝荻是她的儿子。

这几天，“武汉保卫战”捷报频传，但郭妍还没踏上返程，她告诉我说，她将继续留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。我问她，你以后是否还会去和平方舟执行任务。她回答道，作为一名军人，她随时听从召唤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像郭妍这样的军医，本身就是一艘和平方舟，自带着仁爱、光明和希望。如今，受着这样的感召，我也写完了我的书稿。

孔雀红高粱 （中国画） 梁文尧

“武”“长”“西”书坛独步

——小议杨振雄弹词艺术

秦来来

杨振雄先生是评弹历史长河中大才、奇才。

他受教于父亲杨斌奎先生传承的《大红袍》《描金凤》，却又独辟蹊径，自创《长生殿》《西厢》《武松》三部题材、人物、风格迥异的作品，书坛独步。他自创脱胎于夏（荷生）调、俞（秀山）调，时而委婉柔和、时而刚劲高亢、时而平直质朴却又昆腔味浓郁的杨（振雄）调；他立足评弹，把京剧、昆剧的表演技巧糅于评弹艺术的表现中，融为一炉。

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上海滩上评弹响档比比皆是，杨振雄要想突出重围，就要另辟蹊径，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，走自己父辈没有走过的路：创新。

创新，书目要创新，演出风格要创新，唱腔要创新，一句话，要弹唱别人没有的新书，要开创与别人不一样的演出风格，要创造属于自己的、也就是属于书中人物的、与众不同的唱腔。

为了编写《长生殿》，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，杨振雄沉浸到图书馆里，足足有三四年的工夫，翻阅唐书、唐诗，研究杜甫、李白，了解唐明皇、杨贵妃。要知道，那几年的工夫，杨振雄是停掉了自己的业务，埋头故纸堆，不仅辛苦，而且还要挑战生活上的艰苦，可见他的决心有多大。

以往很多长篇弹词，像《描金凤》《珍珠塔》等，讲的是“落难公子中状元，私订终身后花园”，好比《描金凤》中的徐蕙兰，《珍珠塔》中的小方卿。但《长生殿》不同，其中的人物跟过去书中的人物大不一样。对此，杨振雄先生是这样讲的：“人物的身份不同，内容不同，思想不同，如果我还是用过去的书当中的人物来套到这部书当中，格格不入。千人一面，没有个性。徐蕙兰是穷苦书生，唐明皇是一代君王，人物气质完全不一样。勿动一番脑筋，勿下一番苦功，勿多看一眼书，对格个人物勿了解，起出来的脚色就勿生动。”即便是《长生殿》中唐明皇的形象，前后也诸多不同，后来的“埋玉”“闻铃”的唐明皇，与“絮阁争宠”时候，人物形象来了个颠覆性的变化，内心思想的斗争更为激烈，人物情感的表现更为复杂。后来，杨振雄还曾经到陕西兴平市的马嵬坡，专门凭吊了杨贵妃的墓园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很多评弹艺人主动改弦更辙，编写新书。杨振雄也一样，他放下了描写帝王的《长生殿》，从表现古代农民起义的《水浒》中，汲取创作素材，把其中有关武松的回目，改编成为长篇弹词，在书坛演出。武松跟唐明皇，虽然讲的也是古代的故事，但是题材、内容、人物早就不是一回事了。特别是如何塑造武松，这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，他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。

人物不一样了，行当也就不一样了。按京昆的行当来说，武松是以武生应工的。“打虎”“斗杀西门庆”“醉打蒋门神”“血溅都监府”……这是“大书”（评话）的活，小书（弹词）没有这类书。

没有，杨振雄说了，就有了。

据说，当年评话名家韩士良曾经与杨振雄在亚美麟记电台合说过“武松打虎”。可见，“小书大说”，杨振雄早就有了“童子功”。他借鉴京昆中武生角色的劲头，特别是学习“江南活武松”盖叫天先生的舞台形象，手面、台步、眼神、亮相……一部崭新的长篇新作，一个新的艺术形象，一种新的表现样式，又一次通过杨振雄，树立在书坛上。

《长生殿》停说了，帝王嫔妃情爱故事不讲了；改说《武松》了，英雄侠义、梁山好汉的武松的形象成了杨振雄的又一部创新长篇。但是，杨振雄编说古典名著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。

长篇弹词《西厢记》，传承、演唱了半个多世纪，历经代代传承，迭经层层加工，文本和说表都有加工，但不重角色表演。杨振雄说唱《西厢记》时，既传承了前辈的艺术，更由于其演唱《长生殿》《武松》时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说唱兼重角色表演的独有风格，大大地提高了《西厢记》的表演性和雅俗共赏的感染力。

他充分调动自己单档演出的优势，以丰富的手段，通过对不同人物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，莺莺小姐着重在内心的细腻刻画，张生则以儒雅优美的外放着墨，红娘完全是人小心大、急公好义，敢担当、有作为。不同的角度，丰富的层次，抒发刻画人物，甚至还浓墨重彩地创造了一个小和尚法聪的人物形象，让人过“耳”不忘。

他运用学习积累的昆曲小生艺术，乃至手上的一柄扇子、一方手帕，都成为了他表现人物情感的道具。即以“回柬”这回书来说，杨振雄先生自己说：“有8个字可以表现张生的思想情绪变化，大哭大笑，大起大伏。”

这三部长篇的编写、演唱，贯穿于杨振雄的一生；这三部长篇的成功编写，也应该刻写上一位女先生的名字：费一苇；这位传奇女性，为杨振雄的功成名就，自有“军功章的一半”。当年杨振雄跟上形势，创作《武松》可以讲是“急就章”，常常是今天夜场演出结束，回家赶写明天上台的内容，而费一苇先生则是帮着写其中的唱词。《打虎》中“星儿俏，月儿皎，良夜迢迢；透瓶香，出门倒，心底火烧；挺胸膛，提棍棒，怕什么虎豹……”这样情景交融的唱词都是由费一苇当堂交卷。

1983年，50万字的杨振雄演出本《西厢记》出版时，费一苇先生已经仙去，杨振雄遂以七绝悼之：三十二年共一灯，夜深旧曲谱新声。南窗切磋西厢事，付刊今朝告慰君。

感谢吕叔湘前辈（外一篇）

任溶溶

我是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。吕叔湘前辈是拉丁化新文字前辈。他要在开明书店传授拉丁化新文字，真是轻而易举。可是他鼓励我到开明书店教同仁拉丁化新文字，他只当一位顾问。许多语文专家反而成了我的学生。吕叔湘前辈这样培养年轻人，真是可敬。他还把我写的拉丁化新文字稿子（给《中学生》杂志的）印成单张发给同仁和读者。我作为后来者，能不感谢他吗？

幸遇金焰

有一次我到过去在静安寺路平安电影院隔壁的珠江酒家买叉烧，正好遇到金焰也来买叉烧。他讲一口流利的广州话。我跟珠江职工很熟，问他们知道这位顾客是谁吗，他们说不知道。我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金焰啊。他们说这位顾客常来买叉烧的。

金焰广州话流利，又爱吃叉烧，大概是从电影搭档阮玲玉那里学到的啰！在我脑海中，金焰真是一位美男子。

诗二则

秦史轶

蓄发两月始剪

蓬发年来苦纷披，坐醒酒夜叩空卮。层楼鸟独驱寒意，珠雨云多润细枝。抚感古城添彩色，欣瞻远树展愁眉。掷杯一笑出门去，不竟医师觅剃师。

出门 ）口占（

出门掩鼻鬓须乱，日暖减衣素发长。因碍疫情多禁足，相期三月逛商场。

斯瘟饶是百般强，众志成城力抚梁。异国旬增三万例，江城日减五千床。

为防疫毒肆掀扬，昼夜寨门循例章。警卫勤查囊里卡，去来幸是额头凉。

注：晋·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：『封倒曳九牛，抚梁易柱。』寨门，又称『鬼巴门』。哈尼族人祭日，凡寨内成员不得出寨，外寨人员亦不得入寨，以免受到邪恶侵扰。祭毕，将鸡皮、狗皮撑在竹竿上，插挂于寨门两侧，以示避邪。云云。事见《宗教词典》

春来几枝

张为民

陕西路、永嘉路……文化广场周边的几条老马路，绿荫蔽日，人流稀疏，老洋房、老公寓错落其间，几家小小的服饰店杂货铺，多是一开间的门面，却布局得精巧雅致。门前垂着吊兰、绿萝，或者摆放着几盆盛开的月季，沐着和煦日光，并不张扬地显露着各自的靓丽，将路人的目光由花卉带入店堂，比起日式招财猫揽客的憨态直接，似更彰显店主声色不动的巧思。

花，可以是引子，让人心有所念。在曾经盛极一时的花市周边，花的气息总若有若无地弥漫着，昔日的花团锦簇，姹紫嫣红似乎依旧伸手可及。经过，有时或会想起多年前那个冬日的清晨，因着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和朋友一起驱车赶到这里，在堆满鲜花逼仄拥挤的过道里寻到熟悉的花铺老板，从他手里接过预订的十多把刚从产地运抵的鲜花，就着晨曦的微光，一朵朵、一枝枝粘贴到清洗得明净锃亮的轿车上。许久之后，终于将那束心形玫瑰在车头安放妥帖。太阳渐渐升上来，金色的光线柔和地移到跟前，一路的旧楼、高树及至近前的人影和鲜花均被镀上了一层浅浅的暖色。擦了擦额头渗出的微汗，坐进被花卉点缀得明媚靓丽的轿车，待正离去，花铺老板忽而叫住我，转身匆匆跑回铺子，取出一捧开得正艳的粉红百合：“放在房间里，添点喜气。”鲜花的香氛丝丝缕缕渗出，空气渐渐温润起来。

花，也可以是梦想，让人心有所恃。文化广场附近还零星地散布着几家小小的花店，多是以前花市的遗存，是为一份喜好，或更是一种眷恋，十几年，坚持了下来。明净的玻璃橱窗里，精巧地摆放着蝴蝶兰、香水百合、金丝玫瑰等几十样花材，小店里灯光晕黄，迎合着鲜艳的花卉散发出一丝朦胧的气息。花店主人修剪花枝，端详造型，调整花器，眼中闪着晶亮清澈的光芒。叮叮当当，挂在门框上的铃铛伴着门儿吱呀地推开响起，店主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下刚踏进门的顾客，并不主动招呼。有门有面，沿街花店大都有固定的主顾，一来二去彼此熟悉了，寒暄变成了多余，看时令，观时辰，便知道顾客想要何种花材，只一个微笑，递上一捧或清淡素雅的雏菊，或明媚灿烂的跳舞兰，顾客多没有犹豫，欣然而受。这是店客之间的信任，更是同好之间的默契。

花，更可以是寄托，让人心有所系。玫瑰象征爱情，百合寓意美满，茶梅隐含清雅……花有花语，聪明的店主懂得如何释放花意，契合顾客的心思。一丛萱草、几株多肉，当下流行的案头绿植，密密匝匝地堆放在一辆小推车里，横亘在弄堂口，陕西路上的这家弄堂花店拗了个博眼球的姿势。春节前，想着购几盆当令花卉点缀家居的我，被吸引了过去。绕过“花车”，眼见得所谓的弄堂其实只是个门面，曲里拐弯不过二十来米长，依墙层层叠叠的花架上布满了花花草草，每样却只一盆，寻思店主许是不想冷落了任何一株花草，在有限的空间里，让每株花草都有一次缘分的邂逅。跃入眼帘的是那盆精巧的建兰，四条缀满花苞的花枝从深绿的叶片中蹿出，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似凌波仙子，亭亭玉立；又似莺吟燕舞，灵动活泼。想象着书案前兰蕊初绽，幽香清淡，心不由一动。“放到春节，正好开放的”，店主的推波助澜恰到好处。

依着店主“少浇水，多通风”的叮嘱，白天窗台，晚上书案，搬上搬下，关心备至。春节一天天临近，建兰花蕾累累，如一串串风铃悬在细细长长的枝条上，却不见得有绽放的迹象，又逢疫情肆虐，闭门锁步，心沉甸甸。读报、看电视，一批批抗疫斗士英勇逆行；社区居民、志愿者同仇“疫”忾，严防死守……对于建兰，盛花应节而至的期许渐渐转为花开疫消的盼望。期待的时光总是走得特别的漫长，一天天，建兰细微地，不露痕迹地悄悄变化着。渐渐花蕾渐渐膨大起来，渐渐花瓣微微张开一线，渐渐看得见纤细的花蕊影影绰绰，好消息也渐渐传来，方舱医院撤了，援鄂医疗队开始返回……

一种幽芳，自有先春意。建兰终于绽开了青绿的花骨朵，馨香盈盈，鹅黄的花蕊像极了春的笑脸，似有欢声顺着花枝攀上云霄，春天并没有爽约，如期而至。

十日谈

春日花事

责编：徐婉青

迎春花开了，我们也会一路向阳，快乐同行。

夜光杯